

飞向室女座系列

三月的秘密

圆缘著

中国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一切的一切，都发生在三月。
他的到来，让我展开童话的世界，他的
离去，使我独陷回忆的深渊。

不在乎，别人如何去看这段没有开始就
宣告结束的荒诞情缘，也不在意，别人怎样
说教着，一见钟情式的初恋是永远不会有什
么结果的。

在三月的秘密里，不信宿命的我，擦亮
整颗写满等待痴情的执著心，守候着那份没
有约定的约定，不悔地祈盼着：上天安排我
和他的再次重逢……

目 录

A 之 部

萍 水 相 逢 (1)

B 之 部

音 讯 全 无 (74)

C 之 部

执 迷 不 悔 (91)

D 之 部

上 天 的 安 排 (129)

E 之 部

真 爱 的 力 量 (287)

F 之 部

情 牵 今 生 (322)

A 之 部

萍水相逢

一只、二只、三只……当爸爸妈妈为我点燃这第十八只生日蜡烛，我闭上眼，向我的星座守护神——“雅特密斯”，道出了十八岁的心愿：

第一个愿望：我希望，爸爸妈妈永远健康、快乐。

第二个愿望：等实习结束后，能够继续读书，毕业时可以找份理想的工作。

第三个愿望：那就是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可以遇到将要与我情牵今生的他。

对于前两个愿望，我是满怀信心的！至于第三个嘛，我只希望在自己过多的愿望之余，在“雅特密斯”有空闲的时候，稍稍顾及一下就好。对此，我虽没抱有多么大的希望，但它，却是我最最美丽的青春梦想。

我是个爱幻想的女孩，相信所有关于许愿流星的传说，也坚信，童话故事中，千年不变的永恒定律：“白马王子，终有一天会驾着白色的马车，来接他的灰姑娘！”

“希雷！怎么还在睡？！今天可是你实习的第一天，你已经比别的同学晚了半个月，怎么还是这副懒惰相！”妈妈做着早点，顺便，从厨房探出头催促还躺在床上没有清醒的我。

眯眯睡眼，我瞄了一下端坐在床头柜上的小闹钟。不想，这一瞄，才知真是大事不妙了！再次用手背擦了擦眼，以为是自己眼花，可事实终究是事实，表针确已指向了八点整！

顿时，“哇！啊！怎么？！晚了啊！”我这“震破屋顶”的高八度叫声，着实地惊动了做早饭的妈妈和正准备出门上班的爸爸！更有甚者，我仿佛看到写字台上鱼缸里的小金鱼也深受我的影响，来了个高高的“金鱼跳鱼缸”！

“希雷！尽量别迟到喔！我上班去了！”爸爸对着床上的我溺爱地摇头笑笑，出了门。而妈妈则走到我床边，此刻正用无比气愤的眼睛瞪视着我：“光知道瞎叫有什么用？！你到底还想不想毕业！实习也敢迟到！这可是你实习的第一天！”

“我当然着急嘛！起床就是了！”我嘟嘟嘴。

说是这么说，可我仍丝毫没有起来的意思。身体沉沉的，稳如泰山般依旧躺在床上。“那还不起来！你这也叫着急？！”妈妈一副要大发雷霆的模样。

“知道了！”我伸个懒腰，跳下床，打开柜橱，拿出一件绿、白、咖啡三色组成的条状休闲装穿上，再套上黑色的牛仔裤，登上黑色的战靴，这才冲向卫生间，开始了我的“洗漱运动”。

等一切忙完，到我站在车上，手表的表针已无情地指向了八点半！“糟糕！这回铁定又要被口水淹死了！”我哀怨地想。

不要认为我是在害怕迟到会被实习单位的头儿“K”一顿噢！真正的原因，恰恰是我担心自己的又一次迟到，

会不巧引发那些“巾帼英雄们”想要大大施展口才，“轮番轰炸”一番的“兴趣”！要是真被她们“审判”起来，到时候可不仅仅是被口水淹死那么简单！我绝对相信，连无辜的耳朵那时也会难逃一劫！可以预计的是，少说在半月内，我那可怜的耳朵都会时常传出嗡嗡的共鸣！

“还差三分钟！”冲下电车的时间，刚好是八点四十七分，而朋友们约我在商厦门口的时间，是八点五十分！边跑边看表，我大声地数着秒针：“20秒！19秒！18秒！17秒！……”虽是春光明媚的三月好天气，可对于跑得气喘吁吁的我来说，这天热得简直同盛夏没什么差别！

“呼！我、没、迟到喔！你、们、你们不可以、训、训我！”带着哈巴狗似的表情，我炒蹦豆般断断续续，困难地总算把想要说的话表达完整。

看到我的样子，早已站在那儿等候我的“一队人马”原来紧绷的“晚娘脸”全换成了无奈的笑颜。“很不错了！还是头一次没迟到呢！不过，看情形，实在也不值得表扬！我敢打赌，你一定又睡过头赖床了！对吧？！你呀！真是×××××××……！”这些三三八八的话，自然是出自“大嘴巴”的刘君君口中。

“根本没晚嘛！还要训我！这算哪门子朋友啊！我呕！呕！呕！”虽气愤的心里这么想着，但表面上，我还真是被她们“经久不衰”的“训功”给打败了！可怜的我任由她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教着，直到，她们中的一个说累了，打开另一个话题，我的耳根才得以清静些。

“喂！希雷！怎么搞的！玩来玩去，玩进了医院？！”徐琪好奇地问。“唉！别提了！还不是少穿了件衣服，变

成重感冒！后来，也不知算不算得上‘幸运’！有群‘肺炎病菌团’突然对我这个人感起兴趣来！我当然是斗不过它们！战败了，就住院喽！”我俏皮地郑重解释。

“你呀！我要是你妈，非怀疑自己上辈子是不是欠了某位整人大仙的恩情！才会找你这个令人头大的麻烦球今生前来讨债！”刘君君苦笑说。

“咦？！君君！你偷听过我妈讲话吗？怎么你说的和妈妈说的一模一样？！妈妈还说，我有让天使变笨的功底呢！”我笑咪咪若有其事地说。只可惜，回敬我的，是青一色的鱼肚白眼！“没有幽默感！”对她们的反应，我只得无趣地撇撇嘴。

“希雷！给你介绍介绍！他就是负责管理咱们实习生的马先生！”刘君君和朋友们拉着我走向一个刚从车上下下来，西装笔挺、戴副金边眼镜的年轻男人，然后介绍道。

由于事出突然，一时还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所以，我只随着君君机械地跟着叫了声：“马先生！”。听到有人叫他，年轻男人立刻抬头看向站在他面前的我们。

“你是……”他的眼光落到了陌生的我身上。“我是那个因肺炎住院迟到没来的学生，我叫李希雷。”边说我边把医院证明递给他。“李希雷？让我想想。噢！Yes！我记起来了！”他笑着对我点点头。拿过我手中的医院证明，他迅速地瞄了一眼后说：“OK！Now，我去给你拿工服！”说罢，就转身走进了商厦后面的办公楼。

愣愣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我忍不住内心一阵嘀咕：“搞什么嘛！没几句话却说了那么多英文单词！这种人，肯定是属于自以为英文水平很高的那种自恋族！哼！根本

就是无可救药的类型！”我还在想着，朋友们倒是不容我发呆地直拖我走进了百合商厦。

这是一座面积不小，六层楼式的仓储式商场。但对于我们这群财会中专毕业的学生来说，到这儿当导购实习，还真感觉有些屈就呢！走进大厦的更衣室，我看到了许多久未谋面的朋友。于是乎，一场半真半假的寒暄仪式随之而来！有的，我报之以微笑；有的，除了微笑外，还需小释一番。

好容易，一场“寒暄盛典”终告结束，我立刻躲进一个小角落，大口大口地喘起气：“总算完了！”

“喂！希雷！躲在这儿做什么？！还不快出来！”一道声音传向我。“倒霉！又是哪个小八婆？！全世界可找的人都走光了不成？为什么总是有人能找到我！”我不平地低语。

“因为我就是能找到你啊！”像是回答我的疑问，那个声音再度响起。看见来人，我原本不佳的脸色就更满是“菜相儿”了！阿弥陀佛！基督耶稣、圣母玛丽亚！“追杀”来的“好汉”还不只一个地！只见，除了“大嘴婆”的刘君君打头阵外，还有三四张“大饼脸”出现在我的眼前！

“咦？！刚刚还是好好的！怎么现在一脸梨黄！是不是病了？来，让我瞧瞧！”君君严肃地摸摸我的脸。无奈地拉下她的手，我不禁叹声连连！谁让我有个这么“八婆”又体贴的朋友呢？！好玩的是，她居然还是我最要好的知己和姐妹！

“好啦！我没什么！”我苦笑道。“真的？”她不确定地又问一遍。“真的。”我甜甜地一笑，接着猛点头。

谁料，君君温柔的眼神，在听到我的回答后，立刻变

了样！取而代之的，竟是一张很凶的巫婆脸：“那你还站在这儿蘑菇什么？！还有几个朋友没见到你呢！快跟我出去！”唉！我无耐地翻翻白眼！看来，女人的特质之一，的确是有善变这一层！于是，身不由己的我，再次立于朋友、同学们问候的焦点中心。

“喂！李希雷！你的工服拿来了！可是非常sorry！只有一件中号的，请将就一下，OK？”现在，就算要用脚根听，我也能猜到，这个半中半英的“半调子”声音主人是谁！——那个姓马的！只见，他抱着一件亮黄色的工服正走向我。

中号？！这，我能穿得进去吗？这衣服一米六的娇小女孩穿起来倒蛮合适！可要身高达到一米七零的我硬塞进去，这，恐怕，还真是“好看”！在一堆人“没良心”的幸灾乐祸眼光下，我只得拿着衣服走进更衣室。

当我由更衣室出来时，外面的人全以要看外星尤物的眼光瞟向我！一个个活像是一堆准备张开大嘴饱餐一顿“精神甜品”的大嘴鱼！然而，这种表情随着我安稳地走进他们中间，全成了失望的神情。

哈！哈！哈！我挑挑眉毛，望望身上虽是中号，却已被我拉扯、“改装”成特大号的工服，心底狂笑不停！哼！难道他们不知道“兔子”的脑袋有多聪明吗？！真是！不过，首先还应特别谢谢老天！这件衣服的可拉性很强，才使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达到了目的。

想看我的笑话，没门儿！也不先去检查检查他们那些尽是杂草的木瓜脑袋！可悲呀！别怪我这么说我朋友，因为每到这种时候，我往往是“六亲不认”的！没办法！谁

让这年头儿要找个可以控控心事的真正朋友如此之难！唯有，君君除外。

第一天实习，我被编到君君和几个老同学一组，在三楼作导购。我分到了服装部，君君则在离我很近的音像部。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体验社会，我发现，当导购像个木头人站着，的确很累！不过，也有好玩的地方！我想，除了我这个天生的乐天派会自己找乐子外，其他人根本不会赞同我的说法！要知道！我可是极力推崇“人生得意须尽欢”这句名言！

“喂！希雷！站了这么久，你不累吗？怎么还有精力东颠西跑的！”话音落下，君君也随之出现在我眼前。君君是我中专三年的同窗密友，对我，是再了解不过了。可能这是她头一次见我这么有耐性，当然，会好奇得半死跑过来问我。

“你呀！只会呆站着！除了累，怎么可能有什么乐趣可言！我教你一招，保证既可以让时间过得快，又可以寻开心！”我一脸的卖弄秘方相儿。“真有这种一级棒方法？！”君君一双兴奋的眼睛瞪得活像只大cow！但这并没掩饰住她眼底的一堆堆问号和怀疑。

“告诉你！这个绝招妙计呀，就是要像我这样东颠西跑……！”“不玩了！不玩了！我又不是兔子！干吗学你！想累死我呀！”君君性急地连声打断我。“喂！小姐！拜托收敛一下您的急脾气好吗？你这样，我怎么把话说完？！”我赏她一记白眼。君君马上讨好地向我眨眨眼，示意我继续说下去。

“其实这很简单！就和每个人的指纹都不同一个道理！”

观察每个购物者的长相，实在是件可供打发时间和娱乐的好方法呢！”我兴高采烈、头头是道地说。“神经！”君君狠狠瞪我一眼，转身就要走。“喂！君君！别急嘛！喂！你快看！那人长得好奇特哟！好像一颗大猪头！”我拉住君君，用手指着一个身穿黑色西装，约莫三十来岁正对着我们走来的男人说。

“你有毛病啊！人有什么好看的！帅哥靓姐也不过如此！”话虽这么说，可君君还是配合地回过头，看向我指的人。不知君君在玩什么！一看到那人，便猛地把我和她分拉开！并用眼睛暗示我不要再说什么废话。

等到那人走离我们这儿，君君才松了口气道：“还好！你的话没被他听到！知道吗？他可是这儿的头头之一！不过官不算大就是了。别小看他！这个人除了习惯使唤别人，还有喜欢打小报告这项看家本领呢！这儿的人都叫他‘猪头小队长’，他和那群‘香港欺诈族’可是一伙的！不聊了！免得一会儿被捉住！记住！你刚来，千万别没事儿乱讲话！这不是学校，能够让你随心所欲！还有，提醒你！那些香港人可不会把‘我是你上司’贴在脑门儿上！你要小心点。不管那些男人身上挂没挂牌，只要西装笔挺或是穿着正式的，你都要躲着点儿！对了！吃饭是在五楼的美食城，到时我来找你。”

说罢，君君才满意地准备离开。

总算说完了！对着君君的背影，我只能摇头笑笑。这大概是她第n次对我说教了吧！“喂！千万别和陌生人乱讲话，听见没？否则，咱们的实习鉴定上，可是会很‘好看’的！”突然，她又不放心地转身再三嘱咐起来。

“知道了！我保证！我发誓！绝不和陌生人讲话！就连顾客问我厕所在哪儿，我也保持金口不开！满意了吧！老大！”我伸出右手的食指、中指向她晃了晃，她才放心地离开。

这就是我的知己、姐妹刘君君！虽然很爱管我，老像个奶奶似的不停“大嘴”这儿，“大嘴”那儿，可说老实话，这感觉倒是挺窝心的！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！三年寒暑同窗，我们成了知无不言的好友！妈妈常说：“君君才比你大四个月，可你看看人家，像个淑女一样！又稳重、又懂事。再瞧瞧你！一天到晚，除了卡通片就是吃、睡、玩！没个正形！唉！你到底什么时才能长大、懂事！”

我从不认为自己需要如何长大！不错！君君是很成人化！就和周围的同学们一样，拥有成熟的思维方式。但是，所谓的淑女要都是像她那样“大嘴”，也是怪吓人的！本来嘛！十八岁很大吗？就是二十八岁，愿意当个孩子又有什么关系！随心所欲地生活，不是更棒吗？！

如同一个吃惯海鲜而想换吃川菜的人一样！事实证明，再有兴趣的事情，也不可能总是一成不变的。不久，我发觉观察顾客的长相已提不起我的兴致！因此，我背靠在大圆柱上，焦距扫向来往的顾客，脑袋里，却开始了自我运转。

对于这座我将在此实习三个月的百合商厦，我这个新来的了解得很少，充其量，我只知道它是独资企业，老板是个姓王的香港人，这座商厦，实际上也是他的私家产业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这位王老板以及他身边的那些“香港米虫”我至今还没有见过！之所以叫他们为米虫，我想并

不过分！可能是与我的潜意识作用有关！在潜意识里，我很讨厌那些一天到晚只会翘着二郎腿、抽着烟、坐享其成、时不时还要对人小“K”一翻，以便提醒别人自己是上司的人！故而，虽然没有见过，但我还是“尊敬地”称这类人为“米虫”！

思绪还在不停地风驰着，不远处的一個人影却烦人地停驻于我的视线内，打断了我的IQ运动。哇呀！别的米虫我是不认得，这只我倒是见过几次！他不就是早上给我拿工服的姓马的吗？好像听君君说过，他也是那堆香港人中的一员！怪不得，有一句没一句地冒洋文！可在我看来，他这种冒牌的香港人，怎么看怎么像只刚学会了喝水而自觉了不起的黄鼠狼！

不妙！他朝我这边过来了！得躲一躲！君君说得很对，这些怪物，最好是能离得他们越远越好！一个转身，正准备脚底抹油，一道声音又使我僵直地立在了原地。“李希雷！你过来一下！OK？”姓马的话音传了过来。

我不务正业、贪玩了吗？！即使有，也不该被发现才对啊！君君不是说过，监控器全部坏掉了吗？如果不是被头儿当场逮着，怎么会……一种警觉，使我百分之百地确定，他已站在我身后了。僵化地转过身的同时，我的脸上也堆了好容易才挤出的微笑——那是说，如果可以称其为微笑的话。

难道，我就这么“好运”！第一天实习偷懒就给抓个正着！发虚地联想着，但我还是怯怯地问了声：“马先生！什么事？”“噢！你跟我去领一下餐券。顺便，给领的工服签个字！”他笑着说。“噢！”原来只是这些事儿啊！害我

捏了大把冷汗！我释然地笑着自己的多心。“你还站在那儿做什么？快走吧！”

他先一步走向扶梯，回过头叫我。随便地应了他一句，我才慢吞吞地跟了上去。

哼！有什么了不起的！拉着张“大马脸”给谁看！“大马脸”？！他不刚好也姓马吗？想起君君说的那个“猪头小队长”，我前后一联想，给这个姓马的，也取了个“动听”的名字——“马脸中队副”！很恰当对吧？！哈！哈！哈！……

“喂！你快一点儿！”又是讨厌的催促声！不过，我的心情还在因刚给他起的绰号而自乐不已！还没那个闲心去斤斤计较他那蟾蜍似的叫声。

不知不觉，一个上午过去了，君君已来找我去吃中午饭。和君君由扶梯上下来，我一下子就被五楼温馨的气氛所深深吸引住了！今天一直是在下面忙，还没有时间上来看看五楼的美食城。之所以我认为它温馨，主要是因为它的设计者很恰当、聪明地懂得利用色彩所能营造出的神奇功效。

整个大厅外围，是各国、各地的风味小吃。大厅中间，错落有致地分布着三个长方形的吧台，全是木制的。而紧挨吧台的几十套桌椅，全被半人高的白色矮墙裙围了起来，借由吧台的灯光，造成昏暗角落的浪漫意境。

大厅中被灯光照得最亮处的桌椅，全部是粉、白两色组合而成，令人幻想到家的温暖。大厅尽头，有一排非常高大明亮的落地窗，这样子，使我不由地联想到古希腊雅典圣殿中宏伟的宫殿大门！每个落地窗旁的桌椅边，都摆

放着一个装有热带大叶植物的白色大花盆，好一派清新的异国“海滨浴场”风情！

在这片清新气氛外，紧紧相邻的，又变成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农庄情韵！这里挂满了半明半暗、许许多多淡黄色的小墙灯，桌椅全是木制黑漆的。

嗨！说了这么多，其实终归一句话：这是我见过的众多大商厦中美食城最为亮眼的的一个！难怪，会吸引那么多吃得浑然忘我的食客。

“希雷！你刚来，我先给你推荐一样儿大家都公认的午餐！”君君说着拉我走向一个写着“海南风味”的餐屋，为我们叫了两份名叫番茄炒饭的东西。君君在发什么傻？！吃什么不好！放着各国美味不尝，非吃炒饭？正想向她抗议，她却看着我仍是那副信心满怀的样子！

我们的两客饭没多久就被端了出来。本想埋怨一下君君，可在她“不信你尝尝看”的笑脸逼视下，我只好低下头瞄准面前的……这，哇！”我不由得低呼出声！怎么可能，有人会把炒饭做得这么漂亮而且可爱？！我顿觉眼前一亮！红红的番茄沙司，浓浓的番茄汁统统浇在由许许多多彩色蔬菜豆炒成的米饭上。在炒饭的最上面，是一个乳白边缘，中间金黄的荷包蛋。顿时，我仿佛听到了自己“五脏庙”的抱怨声！

“我就说嘛！你一定会喜欢的！”君君对我眨眨眼。“视觉效果还不错！就是不知味道是否也同样出色！”我抬杠地说，其实心里已经有些迫不及待想尝尝它了！“你呀！就是死鸭子嘴硬！”君君摇摇头带我走向大厅正中间的那个昏暗灯光的吧台，买了两杯可乐后，我端着餐盘跟她走

向附近的一张桌子。

刚要坐下，我才后知后觉地叫起来：“喂！君君！为什么要挑这种黑暗的角落吃饭？亮亮地吃，才会有胃口呀！”君君自顾自地坐定后一脸不解地看着我：“小姐！你站了一上午还不累啊！先坐下来行吗？！”我顺从她意，放下托盘坐在她对面，但仍保持一副没完没了要听理由的表情。

被我瞅得总算不能再安于继续享用午餐的君君，只好举白旗抬头看我：“唉！知道你最难缠了！别告诉我，你大小姐长到现在别的不懂，‘浪漫’二字也不知为何物吧！”

“浪漫？！我怎么不觉得，如果您这位‘淑女’对浪漫的理解就是坐在黑咚咚的角落用餐的话，很抱歉！我想，我真的是不能明白，浪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！”没辙之余，我只得低下头“开动”了我的午餐。

“嗯！味道果然不错！”我满意地咀嚼着。君君不理我的话，倒是追问起中午前那个姓马的找我的事。

“噢！他是叫我去把领的工服在表上签个字，还有领餐券。你不知道！他很烦的！老是催我快些走！真是个讨厌的马脸中队副！”我生气着评价，再喝了口可乐。

“我怎会不知道！那个人的确很讨厌！既高傲又多事！活像个八婆！不！确切地说，是八公！”君君点头附和着我的看法。”

“八婆？！我没听错吧！我们君君‘大淑女’原来也明白八婆是多令人讨厌啊！”我笑着对她眨眨眼。她的回答，则是一记大大的白眼。

“对了！你刚刚叫那个姓马的什么来着？！”君君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好奇地问。“姓马的？‘马脸中队副’啦！不是有个‘猪头小队长’吗？刚好一对！”我笑着说。

“哈！哈！哈！哈！哈！我们的小兔子果真是一大才女噢！哈！哈！‘马脸中队副’？！亏你想得出来！哈！哈！恰当！恰当！太恰当了！哈！哈！”看着君君的嘴角快咧到后脑勺似的越发夸张笑脸，我不得以“噗”的一声将口中的可乐喷了出来！

“哇！这干吗？！”君君的笑容总算收住了，随即“哀悼”起她那份剩下没多少却沾上可乐的客饭。“喂！别这样嘛！你就剩那么点儿还心疼成这样，那我这多一半没动的岂不更可惜！都是你啦！没什么大事笑那么夸张干吗？！讨厌！”我小声说。

“喂！喂！怎么变成我的不是了？你这只不讲理的臭兔子！”君君不满地叫。“好了！我们去吧台上坐一会儿，再买两杯可乐怎样？”我笑着提议。“别了！我要雪碧！你也只准喝雪碧！我可怕可乐了！再来上一次，我可吃不消！……呀！不好！你先去买，我要去趟‘1号’！”君君说着便跑开了。

“快点儿回来噢！不然你那杯可会没有了！”我笑着威胁。“那就再买一杯！你付帐便是！”说完，君君已消失于洗手间的方向。“真是败给她了！”我摇头笑笑。

“小姐！请给我两杯可……嗯，两杯雪碧！谢谢！”坐上高高的吧台椅，喝着服务小姐刚送来的雪碧，我无聊地晃着双脚漫无目标地东张西望起来。

猛然间，正对着我的方向，一个孤坐着的高大身影吸